

皇朝經世文編

皇朝經世文編卷三十目錄

戶政五賦役二

配丁田法辨

江北均丁說

丁役議

畿輔戶口志序

戶口說

紀順治間戶口數目

答曾邑侯問丁米均派書

勸明各縣丁銀宜隨糧行課

請丁銀仍歸地糧疏

鹽糧均丁疏

增編要略序

均田均役議

編審論

請編審仍照舊規疏

國以富  
盛也

邱家禮

李拔

朱雲錦

張玉喜

李光坡

曾玉孫

戈濤

李元英

沈荃

李復興

盛百二

蘇霖渤

編審釐槩疏

請改編審行保甲疏

論編審

編審詳文

與邑令論編審

專四編審疏

柯  
鑾

李  
誠

黃  
六  
鴻

戶政五賦役二

藝化賀長齡耦庚輯

配丁田法辨

董以甯

田有定者也。而丁無定者也。古者計口受田。大約田多于丁。而有莖有易。至後世生齒日盛。而丁率多于田。雖不能各配以一頃也明矣。明邱文莊公。患民貧富不均。議以丁配田。使丁占一頃。卽以定差。且欲一年爲限。論者以爲良法。惜其不行。而愚則非之。夫田而既不能授之於官。則凡丁多田少者。非不欲買也。必其欲買而不能者也。而一年之間。欲令買足其數。得乎。至丁少田多者。許賣而不許增是已。但彼固連阡累陌。而丁多者又或苦于貧窶。不能各出其貲以易之。但可禁之勿增。其可奪之使減乎。卽曰田多者。以一頃視一丁。出錢僱役。田少者。以二丁視一頃。出力當差。亦具通變之法。然必使丁少者所餘之田。與田少者所餘之丁。合一縣計之。適如其數。而後可行也。不則難配也。若隨其多寡以配。不必盡出於一頃乎。以有定之田配以無定之丁。是一戶增丁。卽將一縣所配之田數。每歲必爲一易。而後常均也。不則仍非配也。不可行也。況行之數歲。版籍相淆。推排無術。田少丁多者。勢必隱匿其丁。而不肯出自有之身。以代勞于甲戶矣。而田多丁少者。又樂得僞增其數。以竊保未鬻之田。而徐待之子孫。縱役均而天下之爲貧。爲富終未常均也。亦視田起役。視丁起徭。而毋配焉可矣。欲民之富者。速資管商。勿忍欲民之貧者。忽富堯舜。不能恐入莊復起。亦難置辨也。

江北均丁說

盛楓

經國之大計曰財賦。財賦之所出曰江淮。江淮之所以甲於天下者。土沃饒而人能盡地利也。人知盡地利之

職在於農夫。而不知通催科之法在於富民。故天下之富民陰受其利。而陽辭其害。此其弊莫甚於丁。而丁之害莫甚於江以北淮以南。何者。區方百里以爲縣。戶不下萬餘。丁不下三萬。其間農夫十之五。庶人在官與士夫之無田。及逐夫者。十之四。其十之一。則坐擁一縣之田。役農夫。盡地利。而安然食租衣稅者也。今田稅而外。舉一縣之子。課徵什一於富民。寃然而有餘。其十之九。非在官則士夫也。否則逐夫者也。其最下。則農夫之無田者也。彼既以身役於官。焉能復辦一丁。士夫既委身朝廷。亦當不附此例。逐夫者。貿遷無定。且愧於法。外以求倅免。勢必以十九之丁。盡徵之。無田之貧民而止。貧民方寄食於富民之田。值豐歲。規其贏。以給妻子。日給之外。已無餘粒。設一遭旱潦。盡所有以供富民之租。猶不能足。既無立錐以自存。又鬻妻子以乞丐。以償丁負。爲吏者。上格於國課。下迫於考成。且爲剖肉補創之計。鞭箠囚繫。忍見其轉死流亡。故逋賦愈多。而貧民愈困。或曰。如子言。將令朝廷盡蠲丁課耶。曰。非也。今試總一縣之田稅。按畝爲科。會要之得若干。又總一縣之丁課。編戶爲籍。人賦之得若干。其丁課之數。常不及田稅三十分之一。又以一縣之丁課。均之田稅中。常不及五釐。以上農夫一畝之所種。通豐耗而權之。富民之入。恒不下一石。即於稅外。稍爲溢額。不爲大病。而使貧民盡免。一切之供輸。豈非窮變通久之道耶。或曰。審爾。古之人何不爲此。曰。晉時計丁戶調並行者。以有限田之法。天下無無田之人。以丁耕田。即以田之所入輸調。故兩不相左。五季大亂。江淮以北。轉徙而南者。不知幾千萬戶。故江南置僑郡甚多。而淮北河南。至數百里無人烟。此時患在土滿。土滿之患。惟恐愚民之爲游惰。嚴其課。其賦自最。於是不得不行計丁之法。重口稅以督其盡地力。強壯者或占田至一頃。而尙有汗萊未闢者。乃盛開屯田。以兵爲農。元魏由此法以致富強。開皇以後。生齒日增。人滿之患。甚於土滿。其弊由於富民獨居。

厚實。責課於舊籍之貧民而賦益斲。田畝之在人者不能禁其賣易而增調者多無田之人乃按籍而徵之令其與豪強兼併者一例。今鼎建以來五十餘年自西蜀而外戶口皆有增無損况在淮揚四達之都既無尺寸之荒蕪人不勤則不得食故不待教而自務農桑此時貧民惟恐不得富民之田而耕之故家之田不患無十五之稅而貧民丁課并不能辦當時戶調二十分之一此豈可與古同日而論乎或曰是則然矣何爲江南有丁課而不至大困曰江南之丁寓於田賣田則丁隨田去故貧民之丁俱歸於富民是有丁之名而無丁之實也故不大困或曰子所爲溢額於田稅者卽是法耶曰善變法者不若併丁之名而去之條目歸於一人旣易知而事不繁何用巧立諸科以滋文案乎且仍立丁名則富民意中若代貧民償丁課者故去之善或曰若然得無於古計口授田之義大相龃龉且富民之兼併益甚矣曰此迂儒之談也今欲爲井田可行欲官授田可乎旣不可而慕其名是陽遵而陰違之智者不爲也且田歸於民久矣三代以下無養民之權而惟有取於民之名亦旣取於民矣顧不取於富而取於貧此經世者所宜熟審也

### 丁役議

周官之制以歲時定民之衆寡辨物之多少入其數於小司徒以行徵令三年則天下大比按爲定法而其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力役之征故其時戶無脫漏人無游惰比閭族黨相友相助而不病其役之不均後世田不井授戶口流離徭役不平小民重困將籍其數而悉役之則逐末者多而轉徙無常聽徙而不爲之究則僑戶甚逸而無以寬土著之民皆有不可得而盡行者國家定爲五年一編審之令稍得以視其稅糧之高下而酌其戶口之登耗庶幾丁役可均而有司復不能究其實徒與一二書役按冊唱名參以口語裁日限

### 邱家禡

期務在速定。或以意見爲去留。或視貨賄爲增減。而其登耗之大數。卒不敢越乎前人所已上之籍。則豪強伴免而貧弱受累者。終亦莫能祛其弊也。然議者不察。徒見貧富之不均。遂欲以糧配丁。併丁於糧。而創爲一定不易之額。則又大不可。愚嘗攷論古今三代。粟米布縷力役三征。至唐名之爲租庸調。各不相併。所輸猶輕。自楊炎始取大歷十四年賦歛最多之數。併租庸調而爲兩稅。是丁口之庸錢已歸入兩稅中矣。而自宋以來。復算丁口以定役法。而所謂兩稅者。猶如楊炎之舊不少減。至前明定賦。又或舉一切無名雜征而併之。正供是力役一征。既先混入於常稅之中。而復使其重出於常稅之外。其視楊炎之舊法。抑又重矣。然猶幸國家編審之令。丁自爲丁。糧目爲糧。樹固隨業推收。無可易者。而至於丁之多寡不一。未嘗如秦人虐政。頭會箕歛。亦未嘗如南宋金元推排之法。復於田稅外。校其浮財物力。以爲輕重。第於編審之年。有司稍以糧之損益而均其丁。其間有不能無輕重者。猶冀五載一編。通檢賞富。斟酌行之。要使客戶土著。隨時通融。貧者得以少紓。富者不至苟逃而止。雖有糧之丁。不如無糧之丁爲可憐。而糧之富者。實兼丁丁之貧者。不兼糧貧富無常。更迭爲之。終不至以無定之糧。而累有定之丁。且使一時游手末作之民。猶有所藉廩而不得肆。此誠髡髮周官之意。臣民所當共遵之令典。而不容輕有變焉者也。奈何復創爲以糧配丁。併丁於糧之議。至使游惰無罰。脫漏不禁。而又貽後世以燭舌而丁獨存之累乎。余頃遊秦中鄆縣。士大夫每言其邑併丁於糧之弊。起自明季某令。至今卒不可變。遂使富戶坐困於輸丁。而一切游手末作者。皆相率而爲化外之民。雖或逃丁以鬻版邀厚利。而官會莫得歛而役焉。彼併丁於糧之患。猶如此。則以糧配丁者。又可知也。夫人無資富。莫不有身丁可役。而一邑之中。有田者什一。無田者什九。乃欲專責富戶之糧。包賠貧戶之丁。將令游惰復何所懲。而通計戶口之

脫漏。又已不啻過半。幸而安常無事。而多欲橫飲之官。猶將排門點竈。別科資戶。不幸而有水旱盜賊之禍。當戶之糧盡去。而額丁不免。獨存將仍責之富戶。而富戶已不能輸。將復難之貧戶。而貧戶去籍已久。莫可仰結。是又踵兩稅舊弊之外。而復生無窮之弊也。豈國家編審之本意哉。竊見宋南渡後。士大夫於鄉里間。頗尚然子社倉遺意。有自爲義役之規。大約會集宗黨。以力厚薄。割租若干畝。使應役之人。更收其歲入。以充役費。而官無所與。宋甯宗元英宗及泰定帝時。皆嘗以其法頒行天下。民稱其便。既至正中。劉輝尹上海。亦勸崇右遷。官出粟爲義役常平本。於是賦役以均。此皆往事有可行者。近順治中。先王父逸六公爲閩族戶長。嘗深悉賦役之苦。而患乎族之官丁。有加而無已也。乃捐金寄于母錢家。爲免役計。曾不二十年。旣用其利千金。建祠供祭。而所爲納丁之費。亦率稱是族之一二好義者。皆聞其風而踵捐之。至今以爲永利。是則遠追周人相友相助之俗。而近符宋元義役之遺風。舉世所可推而行之。以救丁糧之窮者乎。吾願有官君子。依宋元舊法。勸民沿鄉多歛財穀。各立義役。而擇富而賢者主其出納。別加旌獎。以風勸之庶足以佐編審之所不及。如徒患徭役之不一。而欲以糧配丁。與併丁於糧者。愚未見其可也。他若近日吾邑之變法者。始附蔣令之十段錦。而寄米之弊。變速而禍小。終附楊令之一條鞭。而加賦之弊。變遲而禍大。是皆人士之無識者爲之。抑又出鄒令下矣。

### 畿輔戶口志序

李紱

賦以田科役。由戶制力役之征舊矣。周禮制役之法。任以地之媿惡。辨以國野之遠近。均以歲之上下。而實則以家爲率也。顧其役甚繁。或於鄉。或於官。或於兵。他若追捕守衛。治城郭溝渠塗巷。共牛馬車輶委輸。六鄉皆

然而大司徒掌稽國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至冗雜。則畿輔戶役爲尤艱矣。漢唐以來。名稍更而實同。名錯出。則吏易緣爲奸。自明定條鞭之法。然後名簡而弊清。而地嫩惡國野。遠近歲上下之別。則後世無聞焉。我國家愛民如子。恐民力不齊。貧戶丁錢不能時輸。乃酌盈劑虛。視地緩急。稍均丁於地。以紓丁困。蓋天下有貧丁。無貧地。役科於田。則地與國野與歲之別。在其中矣。而直隸猶未被其澤也。雍正初元。皇上從督臣之請。設輔丁役。悉均於糧。於是戶役之征。下丁弗擾。視條鞭之法。愈益簡明。雖然。民者天之心也。戶口之繁。以徵昌運。非徒制役而已。周禮王拜民數。聖人式貢版。明初法。每郊祀。中書省以戶籍陳壇下。薦之天。祭畢而藏之。其重若此。我聖祖仁皇帝膺圖既久。念生齒益繁。特降德音。丁口編審如例。而丁錢永不加增。蓋數千年以來所未有之盛事。煌煌聖典。垂爲世法。庶幾天下後世知戶口之重。不專在力役之征。而民數之稽。不可以已。夫作戶口志。

戶口說  
蠶桑職小錄

朱雲錦

周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生齒以上。皆書於版。默其數於王。王拜受之。民爲邦本。故綦重之。皇甫士安帝王世紀。歷紀自古至漢戶口。遐哉邈乎。不可稽已。惟豫爲土中。在周禮爲一男二女之地。國家深仁厚澤。煦育者殆二百年。蕃殖既久。口數滋加。是不可不詳考以志其盛。按通志順治十六年。見在丁九十九萬三千一十七丁。至康熙五十五年。編審額管人丁。並收併衛所一百八十四萬一千四百五十五丁。盛世滋生人口。又五萬五千二百餘丁。凡丁按三門九則定等。每丁歲徵銀自八分至三兩四錢有零。通徵丁銀十一萬七千四百餘兩。自康熙五十一年奉旨徵收錢糧。但據五十年丁冊定爲常額。續生人丁。永不加增。欽此。雍正四年。

豫省撫院田文鏡題請豫省丁糧按地輸納以均賦役疏畧云丁糧同屬正供與其派在人而多貧民之累孰若攤在地而使賦役之平況盛世人丁永不加賦則丁銀按地徵收更易爲力今就一邑之丁均攤於本邑地糧之內無論紳衿富戶不分等則一例輸將如某縣原額丁銀一千兩攤入地銀一萬兩之內則每地銀一兩應加丁銀一錢在丁少地多之區每兩不過增之分釐卽間有丁多地少之處亦不過增之一二錢而止如此則地多之家力能輸納而無地之民得免光丁之累矣糧如有升增應將丁糧隨年另行均派攤入庶賴賦無虧其有裨於國計民生實非淺鮮奉旨允行永著爲例至乾隆三十一年編審舊管額丁並盛世滋生人口共二百六萬四千六百八十六口截至嘉慶二十一年烟戶冊共二千三百四十萬餘口近時力行保甲而編審之法卽寓其中不待料民而戶口自無漏數較定鼎時三倍過之蓋天地之氣化日趨於盛無以警其生則蕃息而未有艾也毋令敗其羣則萃處而不相害也無使游食惰窳之衆不業作而衣食其生殖蕃庶不可數計而億度也方今休養生息涵濡太和之效不彰彰哉按古用民之力有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凶札則無力政秦用商鞅之法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充役一歲屯戍漢初爲算錢即丁銀今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百二十爲一算而傳給徭役則始自二十五至五十六而除是民之一身既稅之復役之矣其後減算錢爲六十二錢曹魏定冀州制賦戶絹一疋綿二筋晉平吳之後制賦戶謂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疋綿三筋女及次丁男爲戶者半輸元魏令每謂一夫一婦帛一疋粟二石宇文周置司役掌力役之徵凡人自十八至五十九皆任於役每年不過三旬中年二旬下年一旬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若凶札則無力徵隋初制役丁爲十二番匠則六番每番約三日開皇十三年減十二番爲三十日唐制用

人之力。每丁歲千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爲絹三尺。一十一爲丁。六十爲老。宋承諸僞國之後。各路有身丁  
鑄。大正中。每三丁納絹一疋。其後物價貴。乃令每丁輸絹一丈。綿一兩。元時。仿唐之庸法。制丁稅。每戶科粟有  
額。令諸路驗民戶成丁之數。每丁歲科粟一石至五升不等。後於丁稅之外。又增科差之名。曰絲料。曰包銀。絲  
料或一戶出絲一觔。或五戶出絲一觔。包銀始徵六兩。既徵四兩。一兩其徵數多寡。各視其戶高下以爲差。明  
役法。定於洪武元年。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他田足之。名曰均工。夫田多丁少者。以佃人充之。田主  
出米一石資其用。非佃人而計畝出夫者。畝資米一升五合。以上中下戶爲三等。五歲均役。十歲一更造。自行  
條鞭法。通計一省丁糧。均派一省徭役。均徭里甲與兩稅爲一。其時又有銀差力差馬差之分。崇禎時。河南巡  
撫范景文上疏曰。民所患者莫若差役。錢糧有收戶解戶。即銀驛遞有馬戶。供應有行戶。即馬差類。皆僉有力  
之家充之。名曰大戶。究之所僉。非富民中人之產。輒爲之罄。是前明丁役竟未盡。一此歷代之大畧也。夫用民  
力之輕者。古公旬三日之法極矣。然其時寓兵於農。軍實戍役。一辦之於民。漢率口出賦算。而宰相之子不免  
戍邊。迨至後世。雇役雜泛。名目繁多。又無可論。大約賦稅必本田畝。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者。三代是也。  
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是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自  
魏至唐是也。丁錢徭役。因時所急。而別立名目以取之者。自宋至明是也。本朝立制以來。丁銀既有定額。而  
復均丁於地。無漏遺。偏枯之慮。生斯世者。幾不識丁徭之名。蓋數千年未有之盛。使天下之耕鑿者。相忘  
帝力於何有。不獨在康衢間矣。又竊計豫省。國初額報成熟之田。約六十餘萬頃。而行差人丁。亦止九十餘  
畝。按畝計之。則人可得田七十畝。近報墾並額田七十二萬餘頃。而人數倍蓰。田無遺利。而人益滋繁。此理。

米之所以昂而百物爲之增價也。當事者其抑末作崇儉質閼莖荒萊興修水利。一夫之力耕旱田可三十畝。入水較早以仰佐億萬年不不基哉。

### 紀順治間戶口數目

張玉書

古者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歲登下其死。三年大比。而民數上於天府。則王者拜而受之。其重民如此。戶口之有算賦非古也。有田則稅。有身則役。未有既役之復稅之者也。公家之事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亦以歲時上其書。是則生齒之數與力役之數。當各有籍。而非以賦役之多寡爲生齒之贏絀也。自西漢初有口錢算賦。而戶口之賦以起。歷代相沿未變。獨所紀戶口。登耗之差。不知自生齒以上悉紀之歟。抑收口錢算賦。然後列於丁男之數歟。如以口錢算賦爲紀。則民間漏籍不可勝指。而卽據此以爲贏絀可歟。隋制男女三歲以下爲黃。十歲以下爲小。十七歲以下爲中。十八歲以上爲丁。六十爲老。唐制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不知隋唐所紀戶口。抑自黃口以上悉紀之否歟。我國家戶口冊。仍前明黃冊之制。分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四則。以田土從戶口分豁上中下三等。立軍民匠竈等籍。而役之輕重準焉。顧西北土滿人稀。隱避恒寡。東南則有田然後有丁。其載諸冊籍者。皆實輸丁糧之人。而一戶之中。生齒雖盛。所籍丁口率自其高曾所遺。非析產不增丁。則入丁籍者常不過數人而已。其在仕籍及舉貢監生員與身隸營伍者。皆例得優免。而傭保奴隸。又皆不列於丁。則所謂戶口登耗之數。於生齒之贏絀總無與也。夫丁之不能無隱避者勢也。東南之賦繁役重極矣。欲審丁以增賦。雖好無所容而民益不堪命。是固不可行也。按黃冊載某戶丁幾名。於某丁下注男

婦若干口。而總數專載實在當差丁若干名似宜變通音人之法分爲二冊一載實在當差丁共若干名一載不當差人口共若干名以爲每歲登耗之驗其輸丁糧者俾日增日盛不至有流移轉徙之患而不輸丁糧者亦生息蕃衍有登而無耗則民氣盛而國勢強庶幾乎王政矣頃康熙九年以省無益之費議令罷造黃冊夫每縣造冊煩費罷之良是然而各省布政使司彙造簡明冊開列人丁戶口總數上之天府以示重民事之義倘亦古人存餼羊之遺意乎茲紀順治間戶口數如左我國家幅員以次開拓自十六年雲貴下而後輿地盡入版圖故戶口亦歲有增益而世祖章皇帝休養疲憊勝去殺仁漸義育者十八年然後兵燹子遺之民得悉宥於成周太和之治則夫奕葉而後所以保有元元者可無愾歟

答曾邑侯問丁米均派書

李光坡

竊謂當道有政事必集紳士耆民共議者蓋以居官一斷於法而經生得引經而議也伏承就米均丁之令反覆思度竟不可行三代賦自賦役自役賦出於田役出於丁周官載師掌任地之徵均人掌人民之力政明是二事然丁與賦所以相關者古者民二十受田六十歸田故三歲則大比以登下其死生老幼之數此後世編審之所由倣也自漢以下唐租庸調最爲近古法蓋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故天下無曠土亦無游民所謂貴賤皆有事於王室是也楊炎兩稅始因地而制賦因賦而制役大亂古昔盛時之良法然自彼法一立歷代雖有更革皆倣其意而爲之今天子仁聖發德音自康熙五十年以後編審有增丁而無增糧德至渥也福州府縣率意遠思欲將丁口糧額按田派丁通詳上官臬臺又謂就丁編丁而不計田均勻夫今之編審皆因米添丁則已計田矣何嘗就丁乎且富者雖田連阡陌不過一身貧者雖糧無升合亦有一身普天之下莫

非王土食毛輸稅賦既無容偏枯。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均履后土而戴皇天。富者則責歸公資者必盡銷其手足之烈。除其公旬之義。則役非偏枯乎。今之丁銀既有定額。與糧並徵。何富可賣。何貧可差。何能脫漏。何有加馱。坡請陳其利害。夫米不一。有屯米。有寺米。有民米。有官米。屯寺重於民。民重於官。今欲按田派丁。將計糧額而均派乎。則輕者依輕。重者加重。將計田畝而均派乎。則廣狹有異。瘠腴亦殊。條結轡轉。百弊叢生。此不可者一也。且現徵之糧額。有業去產存者。現在之額尚且苦輸。若就米加丁。何以克堪。坡不敢遠引。卽如今感化里十甲張家。終歲敲朴。官受其累。人至窮時。毫釐莫措。若更加丁折。必有不可名言者。以此類推。其不可者二也。人之貧富不定。則田之去來無常。今就現在田多者增以多丁。田少者減使少丁。設使富者當身有事。或子孫不類。將田別售。彼買田者買田安肯買丁。賣田者賣田安能賣丁。則一轉手間。富者依舊田多丁少。貧者依舊田少丁多矣。此不可者三也。若曰通計丁折之額銀。匀添通邑糧額之內。萬一行之既久。大農之官方。岳之吏忘乎此額是並丁於糧。而以爲有糧未有丁。再設科丁之條。萬世之害。實由於此。其不可者四也。大凡利不百則不興。害不百則不去。今朝廷清明。大法小廉。載其清靜。民自安樂。不必更求良法矣。仁人君子。當計百年之碩畫。不可顧一時之虛譽。父臺明通公澧斯事。必灼如觀火。然所繫匪輕。一隅之差。或致弊於寰海。暴刻之誤。或貽患於百年。是以恃愛忘其狂愚。娓娓陳之。伏望採擇。

勸明河縣丁銀宜隨糧行議

曾王孫

賦役均則民樂業。而富庶可期。賦役不均。則民偏苦。而流亡日甚。此必至之勢也。河邑丁糧誠不均之至者矣。或糧數石而一丁。或糧十數石而二三丁。或糧數升而一丁。甚或無糧而有丁。或有糧而無丁。掩原其故。總由

積嘗上下其手。富者巧于夤緣。因之糧多而丁日減。貧者無力周旋。因之糧少而丁日增。毋怪乎河民之存者。之皆有去志。而去者之不復返也。誠使河民之去者歸而復業。存者守而勿去。則丁隨糧行之說誠據時之急務。請得而論列之。丁不隨糧。有三弊焉。丁差之法二十上丁。六十下丁。今則毫釐不下。強壯不上。其弊一。丁有死絕者。開除古之制也。今則素封之家多絕戶。窮簷之內有賄丁。其弊二。糧多者爲富民。糧少者爲貧民。今富者既多。倅脫承差者俱屬窮黎。或逃或欠。下累里甲。上礙考成。其弊三。丁隨糧行。有三利焉。舍糧編丁。可以意爲增減。若一槩從糧起丁。則買田者糧增而丁亦增。賣田者糧去而丁亦去。永絕包暗之苦。其利一。就丁論丁。弊端百出。若照糧編丁。則歲有定額。富者無所庸其力。貧者適以得其常。一清更胥之弊。其利二。丁與糧分。則無糧之丁。無所懲而輕去其鄉。丁隨糧行。則丁皆有土。有所藉而不致流亡。里甲不累。考成不礙。其利三。去三弊而得三利。計無便于此者。蒙憲臺并發各詞。面訊李登龍等。俱云情願丁隨糧行。永絕大弊。具結存案。查漢屬城固縣。于明季崇禎八年。據鄉紳張鳳翮等條議。丁隨糧行。南鄭縣于順治十三年。據鄉紳李聖翼等。亦條議。丁隨糧行。俱申詳院道批允遵行。民至今稱便。褒城亦然。河縣土宜。與南城褒二邑無異。誠宜援例踵行。垂之永久。將見賦役均而逃亡歸。百里殘黎。皆攘臂而樂業。是則憲臺一勅行而河民受再造之施。漢水雖廣。不足喻憲恩矣。

請丁銀仍歸地糧疏  
乾隆三十年

藍旗御史戈壽

竊臣任山西道御史。于該省事務時加體察。竊見丁銀歸入地糧徵收一案。各省遵循已久。該省獨未盡行。伏思丁糧合辦。在無地有丁者。既免追呼之擾。卽有丁有地者。亦省輸納之煩。吏胥不能藉編審爲奸。小民亦不

至以勾稽爲累。其法簡約均平。天下稱便。何以該省獨有未宣。臣謹就其節次改歸成案推原始末考。較得失。  
敬爲我

皇上陳之。

查丁歸地糧。自雍正九年試辦之後。至乾隆元年。撫臣覺羅石麟奏請改歸者。十八州縣。計三次改歸共四十一州縣。其餘則或請將丁銀一半及三分之一歸入地糧。或請將丁銀統按下下則征收。而以餘額歸入地糧。或請將無業窮丁盡行刪除。而以其應征銀兩。均勻攤入地糧。如此所云調劑辦理者三十七州縣。此外二十六州縣。則仍丁糧分徵。此歷年查辦之大較也。夫以天下通行之良法。而辦理獨多參差。揆諸畫一之道。已有未協。且其所謂不可歸辦者。或以晉省賦額本重。加丁則未免過多。或以各屬地土瘠薄。併徵則慮有逃亡。又以爲俯從輿論。則民情相安。可以經久。且以爲閒有逃缺。而編審既屆。可以擦除。此數說者。臣皆不能無疑。查賦額之重。無過江蘇。而江蘇則丁歸地糧。地土之薄。無過貴州。而貴州亦丁糧合辦。何獨異于山西。夫有地而稍增其額。卽慮逃亡。若無地而按徵其丁。逃亡不更甚乎。此尤其易明者也。臣竊求其主于分辨之說。蓋謂晉民多出貿易。故不欲寬其丁賦而重地徵。若然。則是欲徵有力之丁銀。因以逼徵無力。殊失持平之義。况無地之民。寬裕者終少。拮据者實多。觀于乾隆元年及二十三年查辦案中。所稱祁縣壽陽各有無力窮丁三千七百餘人。其他固可概見矣。至于待編審爲擦補。正前撫臣所謂調劑之一法。而實則弊有不可勝言者。何者。在各次辦理之時。皆謂輕重適均。民無不便。及至後次查辦。便已多有逃亡。卽如二十三年所辦。其去乾隆八年僅十餘年。而嵒風州則逃亡六百三十餘丁。五寨縣則逃亡二百五十餘丁。苟屬民情所安。何以逃亡至是。是則所謂俯順輿情。可以經久。特虛語耳。然而州縣動以輿情爲請者。一由紳衿富戶。

之畏攤丁賦。一由經承里胥之貪存編審也。蓋分征而不免逃亡。必藉編審爲擦補。而吏胥經手。因緣爲奸。增新丁則放富升貧。除故丁則移甲換乙。百弊叢生。莫可究詰。然則五年編審。特爲若輩舞文漁利之期。而百姓之拖賠包納于未擦補之前者。固無論矣。臣所謂調劑之終不能無弊者此也。夫古今立政。固欲順民之情。而至于民情所同。則又權其輕重。貧民之不欲輸丁。與地戶之不願增額。情同也。而輕重大異。歷任撫臣。固皆從民情起見。然而富民之情易達。貧民之情難訴。臣愚以爲與其徇有業之欲。何若紓無業之氓。與其從傭工負販者。而按徵其丁。何若干資生有藉者。而稍益其額。與其作逃亡故絕。而始爲之擦補。何若攤丁歸地。而使之不至逃亡。且夫理有可信。則事無可疑。就三次辦理而論。前之所謂難行者。後既多有改歸。則知後之所謂難歸者。原盡屬可行。臣請

勅下山西撫臣悉心籌辦。將從前丁地分征各州縣。一體查核歸併。卽或地有不齊。亦祇就一縣中分等攤入。毋復瞻顧舊案。瑣質參差。如此。則丁戶不至逃亡。吏胥無由滋弊。良法美政。歸于大同。而無業貧民永沐。皇仁于無既矣。

請撥糧均丁疏 雍正六年

陝西蘭州按察使李元英

竊臣沐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凡關係通省事件。無論所管。與非所管。均當時刻留心。細加體察。謹以時下所聞。并臆見所及。不揣冒昧。謹備悉陳奏。一估撥之例宜爲畫一也。查甘省估撥定例於九十月間。將本年額徵糧石。估撥次年兵食。先爲報部。次年照數支散。又因甘省營驛歲需糧五十六萬餘石。而每年額徵糧止有四十九萬餘石。每於本色之外。約估折色。此例行之已久。惟是州縣營汎。多寡遠近。總無一定章程。以致胥吏作弊。上下其手。竟成銅習。每於估撥之時。州縣營汎。紛紛營謀。以求各遂其私。臣查雍正二年間。曾奉部文令